

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八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華元自鄭歸宋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華元華御事樂

呂戴公御之同御樂二月壬子戰于大棘杜在陳留宋師

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

人馘反古獲百人狂狡輅五嫁反鄭人入于井杜馘取

狂狡宋大夫輅迎也迎而倒戟而出之獲狂狡林狂狡也

薄人子脫
者人每能

代之鄭人入于井而避之倒戟而出之獲狂狡自創其

戰以聽鄭人之出因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林

創戰反為鄭人所獲林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林戎軍制也昭

殺敵之禮達林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林戎軍制也昭

於耳著於心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林反易其

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林反易其

之類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

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

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

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

百乘

林益甲士三百人

文馬百駟

杜畫馬為以贖華元

於鄭半入華元逃歸

林賂半入鄭國時鄭人以宋納賂

之故寬其防守故華元得乘亂逃

歸立於門外告而入林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元

懼賂畢而中變也情勢固有然者然殊失大臣見叔牂

之體若晉叔向魯叔孫昭子之徒決不爾矣

子郎曰子之馬然也杜叔牂羊斟也卑賤得先歸華元

反之御士不與自是元失歸而慰之○孔尚典曰享士而親

近之羊斟以飲食之故喪三軍陷元帥則非華氏之離

繫曰羊斟執而戮之誰曰不可元也對曰非馬也其人

國之賊也誠近厚矣無乃非直乎也對曰非馬也其人

詭言逆賊誠近厚矣無乃非直乎也對曰非馬也其人

也杜叔牂知前言已顯故不敢讓罪既合而來奔杜叔

卑○按此猶有崛強之氣忿怒之情既合而來奔杜叔

曰合是聚合言語故云猶答也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杜

將主也林華元為築城者謳曰睥反戶板其目潘步何

之將主巡察功役之事城者謳曰睥反戶板其目潘步何

其腹棄甲而復杜睥出目潘大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杜

其腹棄甲而復杜睥出目潘大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杜

其腹棄甲而復杜睥出目潘大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杜

其腹棄甲而復杜睥出目潘大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杜

思多鬚之貌○思如字又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

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杜那猶何也林棄甲則何害○鍾

者滑稽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丹漆舊註非○兩

得妙皮字皆音華元曰去之為句夫字屬下助語舊夫其口

婆以叶韻衆我寡杜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衆○有大臣之

若弗聞而過不應使驂乘相復待其再

侮而後去則國政之喪體失法多矣

趙穿弑靈公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

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本杜畚以草屬使婦

人載以過朝。林不飲。今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

之。林士季即士會二臣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

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此進諫之法。然有台力

進言。貴留餘地。者人始或見理未明。不從此人之諫。既

見彼人亦諫。乃知衆心之同。而漸悟者。又有本不樂從

變者。此所以貴乎有繼也。漸三進及溜。反而後視之。

杜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前也。公知曰。吾知所過矣。將

上專聖士少宜
大八弑靈公一
三

改之。急急先說非是認過總不使他開口絮聒以認過為護過又是一種不可與言學術比拒諫人更狠

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杜詩大雅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

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

山甫補之。杜詩大雅衮君之上服。闕過也。言服衮者有

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杜詩大雅仲山甫宣王之相

諫公患之。觀婦人載以過朝及患之靈公猶畏盾也盾于此不能行廢置則當從容以處之驟諫不

已殺身使鉏麇杜詩大雅賊之晨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尚

早坐而假寐。杜詩大雅冠而解衣。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

虎園義烈之士也使鹿溪子學問則當反告靈公力為訓護不聽自教以悟若可也

彭士望曰田獵之頃

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

也。觸槐而死。杜槐趙盾庭樹。然則麋之刺盾必靈公誣其凌僞以動之。故見盾坐寐歎而自殺。

也。不然。能知此理者。始當不受命。受命亦逃而去之矣。

豈片時恭敬果足回天哉。平日不早備。是此秋九月。晉

日纔早。可見天之曲全善人有許多巧妙處。

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杜盾趨登

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素口反夫

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杜責公不

已用。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

桑。杜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見靈輒。杜晉餓。問其病。曰。

左傳經世鈔卷八秋靈公二四

見道旁
人親問及
是大臣細
心處

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官三年矣。」杜官未知。

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使。

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在此人。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

為公介。杜甲。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

之餓人也。不告姓名。固高單拈出此。問其名。居。不告。而。

退。遂自亡也。丘維屏曰：左傳序鉅魔彌明靈軌三人較。

悚意。摹寫左傳。只如將聞事。零碎收拾。乙丑。趙穿攻靈。

公於桃園。杜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彭曰：上敘晉靈。

跡筆法。宣子未出山而復。杜晉竟之山也。盾。大史書曰。

妙甚。

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

不越竟。」林不越竟而適他國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

之懷矣。」自詒伊感。杜逸詩其我之謂矣。林言我因懷戀孔

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

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林杜氏以為越竟則君臣

議論紛紛或疑以為非孔子之言愚按此越竟乃免當

為遂奔他國則弑在出奔之後可免弑君之名非謂越

竟而反可不討賊得免弑君之名也上文亡名云再說

穿逆公子黑臀。晉文公反於周而立之。壬申，朝於武

宮。初，驪姬之亂。林在僖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

左傳經世鈔宣卷八 杜預公三 五

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杜宦

為置田邑以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杜餘子適子之母也

為公族大夫政其庶子為公行。杜庶子妾子也晉於是有公族餘子

公行。杜皆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杜括趙盾異母弟趙曰

君姬氏之愛子也。杜趙姬文公微君姬氏則臣翟人也

公許之。杜盾翟外孫也姬氏逆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

杜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使屏季以其故族為

公族大夫。杜林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為衰之適○盾

之適子為公族國終歸於世卿已矣曹丕不親親而國卒歸司馬父子勢自如此

魏禧曰穿之弑雖非盾使盾必知情而不禁觀宣子
不然之對是有良心人認不得辨不得口語也其奔
也則知其非使也其不討而用以逆黑臀也則知其
知情也然盾之得罪皆由於以義匡君爲社稷之故
情不得已亦欲效古人變置之義故春秋雖書盾弑
君而孔子初未嘗等之亂臣賊子之列故曰爲法受
惡惜也然若後世司馬昭之歸罪成濟隋煬帝之殺
張衡則惡愈奸而風愈下矣○觀華元之羊羹趙盾
之簞食知恩怨之於人甚也中山君亦以羊羹失國

以壺殮免死而顧榮陰鏗皆以分炙獲免於難故中山君曰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怨不在大小在於傷心富貴之家輕忽微賤而不恤其饑寒積習成性雖數歲童子莫不尊已卑人驕蹇自奉者一旦遇變舉親戚童僕無一足恃之人閤門駢首以待誅戮而已可不鑒哉

彭家屏曰趙盾倉卒出奔趙穿攻靈公於桃園是穿之弑君在盾出奔之後盾烏從而知之而春秋坐以弑君之罪者以盾反不討賊有死君之心也而又使

穿迎黑臀於周是使賊也其亡君之心益明矣此春秋誅心之法也許悼患瘡飲藥而死殺許悼者庸醫也而坐許世子止以弑君之罪者以既不擇醫又不嘗藥其父由世子之不慎而死此春秋辨晰精微之旨故謂非聖人不能作也所以爲人臣子者不知春秋之義每陷於大惡而不知趙穿弑君經書趙盾亦推見至隱之意與許世子書法相同而魏氏以爲盾必知情是誣盾也非春秋之微義也且當許悼患瘡之時醫誤以藥殺之亦可謂許止知情乎若知情而

書弑則春秋之作夫人而能之矣何待聖人耶然盾之所以不討賊者大約有三靈公無道將危社稷古人尚有變置之道故急于迎君而緩于討賊一也被攻出奔幾不免于死今既遇弑亦得紓已之難二也趙穿周親情有所不忍三也由是三者遂被之以大惡之名而不能辭如以爲知情而不禁則失實矣豈聖之所謂爲法受惡哉是不可不辨也

王孫滿對楚子

楚子伐陸渾之戎

今河南府嵩縣北三十里陸渾廢縣是

遂至於雒觀兵

於周疆

杜雒水出上洛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林周都洛陽故楚至伊雒而觀兵于周室之疆界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杜大滿周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焉

杜示欲偪周取天下林鼎禹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九鼎也三代相傳以為寶

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

杜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鑄鼎

象物

杜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

形

杜圖鬼神百物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杜若順

妖怪

杜不離教知魅反備罔兩本怪物罔兩水神說文云

順之物

杜不離教知魅反備罔兩本怪物罔兩水神說文云

左專淫世鈔宣

卷八對楚子

讀此乃知
詩為之利
民用古聖
人不作無
益如此山
海經非徒

山川之莫能達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

鼎遷於商。載祀六百。

杜載祀皆年。爾雅云商曰祀。唐虞曰載。周曰年。夏曰歲。

商紂

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

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

林言有所致止之時。

成王定鼎於郊。

洽

反鄆。

鄆。今河南府。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天所命也。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魏禧曰。辭義典嚴。楚隱窺之。而滿顯折之。固是辭令

一道。

鄭子家弑靈公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

杜穆公太子奪也林黿似黿而大

公子宋與子家

將見

杜即子公歸生

子公之食指動

杜第二指

以示子家曰他日我

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

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

杜欲使指動無效

子公

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

先

杜先公為難

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

林譖子家於公

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

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妙語說盡古今

姑息之弊故曰惟仁
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魏禧曰歸生專鄭有年權本其所自有而懼譖以從
弑自陷首惡故曰權不足也然則歸生足於權奈何
當子公來謀吾度其勢之不可以諫誨也則陽與之
合即而圖之殺子公易易矣賴韋曰國法首亂者死
吾實討賊而君以爲吾作亂奈何曰吾與之盟使子
公定其書就盟所誅之以其書見於君而自請專殺
之罪其可矣雖然忠君者不顧身使子家蒙冤以死
死於討賊不猶愈於被弑君之惡而受斲棺之罰哉

魏祥曰趙穿弑靈公實爲趙盾之故而盾亦既知之故不書穿而書盾弑所以誅意也今弑君者意與事皆係子公而歸生乃挾而相從何以置子公而書歸生蓋子公必待歸生而後敢弑則所以成其弑者實歸生矣然靈公非真欲殺子公也觀其至夏而猶不殺且子公尚可以譖子家則子公之逆謀亦可勸諭而止矣乃始則妄比爲畜終竟從人弑之非歸生之罪而誰罪也

熊頤曰宋仁宗暴疾文彥博與劉沆同宿殿廬有禁

卒告都虞侯欲爲亂者彥博廉得其詐請沆判狀尾
斬卒於軍門帝疾愈沆密奏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
以沆判呈乃得免吾師所云先令子公定書最是大
臣濟變保身良法於最倉卒中思慮精密如此也
彭家屏曰叔牂以頒羊不及而債師子公以食黿不
與而構難小人之情之不可失也如此然詩不云乎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乾餱食物之薄者而失德招尤
胥在乎此鄭靈食諸大夫以黿召子公而不與其亦
有未盡道者歟

鄭襄公將去穆氏

鄭人立子良

杜穆公庶子○按

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

杜去疾

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

杜襄公

襄公將去

穆氏

杜逐羣

而舍子良

杜以其

子良不可

曰穆氏宜存

則固願也

若將亡之則與皆亡

去疾何為

杜何為獨留

力量乃舍之皆為大夫

越椒之亂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

杜子良之兄

曰必殺之是子

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教氏矣

林子文子良皆

楚若教氏之子孫

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

可子文以為大惑及將歿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

矣無及於難

何不言於王而殺之此時

且泣曰鬼猶求

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

班杜子文之子

子為令尹子越

即子越

為司馬為

于委反

賈為工正諧子揚

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

林工正掌百工之長杜賈為椒諧子揚而已得

子文及且
泣有聚族
速行之語
而其族乃
從之為亂
殺費攻王
何耶豈凶
威所劫抑
亦皆庸人
矣便能反
戈與王合
攻樹豈至
誠族哉

子文及且
泣有聚族
速行之語
而其族乃
從之為亂
殺費攻王
何耶豈凶
威所劫抑
亦皆庸人
矣便能反
戈與王合
攻樹豈至
誠族哉

於丁寧杜伯勞越射汰斬以貫笠轂杜林伯勞射王汰斬及鼓跗反著直畧

戰於臯澣杜臯澣伯勞射王汰斬及鼓跗反著直畧

邑三王師於漳滏杜漳滏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

文成穆師於漳滏杜漳滏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

戰於臯澣杜臯澣伯勞射王汰斬及鼓跗反著直畧

於丁寧杜伯勞越射汰斬以貫笠轂杜林伯勞射王汰斬及鼓跗反著直畧

射汰斬以貫笠轂杜林伯勞射王汰斬及鼓跗反著直畧

車轅及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

王之蓋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

為賈演說
作父克黃

焉。伯勞竊其二。盡於是矣。〔林〕所以釋楚師之懼心鼓而進之。遂滅

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邲。〔杜〕國名。〔林〕若教楚之八世祖生鬬伯比。若敖

卒。從其母畜於邲。邲即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

人使棄諸夢中。〔杜〕夢澤名。湖廣雲夢縣境。今虎乳之。〔杜〕告女私遂使收之。楚

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杜〕告女私遂使收之。楚

人謂乳穀。反。奴口謂虎於音菟。音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

其女妻伯比。賈充以此女妻韓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

克黃。〔杜〕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

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誰獨受之。〔林〕雖奔他國不受君天也

不規為孫

左傳經世

卷八

十三

十三

天可逃乎

遂歸

復命

而自拘

於司敗

敗

此高允

之流也

然

○

為黃者

如歸父

之壇帷

而復命

乎介可

也○

世倣

曰黃

○

亦知莊王

賢必赦

之而為

是歟

高允

謂翟

黑子曰

明主

○

可以理干

此類是

也○

不然

非王

思子

文之

治楚

國也

曰

子文無後

何以

勸善

使復

其所

改命

曰生

文若

教終

以子

於霍氏

所以

為寡恩

也

○

○

○

○

○

○

○

○

楚復封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女乙服以

戲於朝杜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洩

冶陳大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淫佚之事原屬曖昧

宣則恥心蕩然紀法大壞矣如楊廣且聞不令君其納

唐玄皆是明白宣淫終蹈亂亡之禍

之林藏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

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

謂乎舊註上辟字邪也下辟字法也言邪辟之世不可

胡氏曰治雖教忠其猶在宋子表魯以肝之復乎故仕於公亂之詞若異然者如子宋深身而云可也其

左傳經世鈔宣卷八楚復封陳古

貴戚耶不
舍其探如
秋肝善矣
一梅橫胡
論之矣然
此只有微
子去之便
無比干諫
而必者孔
子並稱三
仁論正無
弊

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

女林微舒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杜靈公即位於今十

大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

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子奔楚十一年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

動將討於少西氏杜少西微舒之名遂入陳殺夏微舒輶

諸栗門杜輶車栗也因縣陳杜滅陳以陳侯在晉杜靈

成公申叔時杜楚大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

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

皆慶寡人杜楚縣大夫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

穆文熙曰
叔時復命
不言欲王
誌之乃得
盡言古人
進言之法
如此不然
君方自多
其功而已
即強諫以
拂其意則
其勢未有
能入矣

辭乎。主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杜而奪之牛，杜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主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杜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杜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為愈於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杜州鄉屬，示討。杜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杜善其得禮。○凌稚隆曰：致亂之臣，國所

不容故春秋書納納者不受而強
納之辭也左氏以爲有禮謬矣

胡安國曰爲楚莊宜何如潛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
尸孔寧儀行父於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後去其庶
幾乎

王樵曰誘君淫戲於夏氏者二賊也殺洩冶者二賊
也徵舒射君者二賊也以陳餌楚幾滅陳祀者二
賊也二賊之罪甚於徵舒楚莊若正天討所當殺不
待時而反納之於陳此伯業所以不敢望桓文哉

禧按宋昭公無道宋子哀爲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

義士高

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又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穀梁傳云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曷為不去也曰兄弟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

彭家屏曰齊莊之從崔氏陳靈之從夏南與梁祖避暑於張宗與之第其事畧同而梁祖得免於弑者倖也假使宗真從其子之請其不為齊莊陳靈者幾何哉

楚伐鄭許平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

杜楚伐鄭取成於晉卻缺救鄭

鄭伯敗楚師于柳棼

杜鄭國人皆喜唯子良
杜襄公憂

○者○或○高○見○
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

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

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杜辰陵

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傳言楚與晉狎主盟厲之役鄭伯逃歸
事在十一年自是

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徵事于晉
杜為明年

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徵事晉又無端
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得

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與伐遠稱厲之役十二年
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力鵠于

大宮杜臨哭也大且巷出車吉杜出車於巷示將國人

大臨守陴者皆哭杜陴城上僻倪皆楚子退師鄭人脩

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遠路杜塗方九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杜示服曰孤不夭不能事君使君

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

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

惠顧前好徵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杜周厲王宣

可知勝元
之人必為
衆之所棄

出也鄭桓公武公使改事君夸於九縣林楚滅九國以

始封之賢君也楚滅息鄧弦黃夔江六蓼庸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

權申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九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

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

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林

望得大見識三十里而許之乎杜退一舍潘阝鳥黃入盟子

良出質林潘阝楚大夫子良鄭伯弟

彭家屏曰鄭介晉楚之間為兩國必爭之地服楚則

晉至服晉則楚至春秋之世被兵最重者莫鄭若也

然欲兩擇而一從之則無如與晉晉為同姓之國壤

地較楚爲稍近若明結晉人同力禦楚楚師至則堅
壁清野竭力拒守以待晉援庶幾其有瘳乎乃計不
出此而曰與其來者可也又曰晉楚無信我焉得有
信如是而謀國是輾轉召兵耳宜其憊矣

晉敗于邲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杜先穀佐之杜

士會將上軍杜河曲之役杜趙盾為政將中軍杜士會代將上軍杜宣八年代

克佐之杜卻缺之杜趙朔將下軍杜代杜樂書佐之杜樂盾杜

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杜皆趙盾杜鞏朔韓穿為上

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杜荀首杜林父弟杜韓厥為

司馬杜韓萬杜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

鄭而勦民焉用之杜桓子杜林父杜楚歸而動不後杜林待楚師

兵以伐鄭未為後時杜楚已破鄭晉不能救鄭之服隨

楚又可伐乎大非伯者之師此語便不及楚莊十倍

左氏於大國卿師選命之際必詳如此所以立事之綱領而其人皆用之嘗否公私皆于此見

一段衍奎
似國語以
篇長不害

左傳卷七 金十三

武子杜上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

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杜言征伐為有罪不為有禮楚軍討鄭怒其

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杜討今茲入鄭民不罷

勞君無怨讟杜徒木反政有經矣荆尸而舉杜荆楚也尸

始更為此陳杜法遂以為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

矣為教杜叔孫教為宰杜令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

蓐杜蓐在車之右者揅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

前茅慮無杜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蹋伏皆持以絳

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

慮有無也茅明也或中權後勁杜中軍制謀後百官象

物而動杜象其物類而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

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杜言親舉不失德賞

不失勞老有加惠杜賜老則旅有施舍杜旅客來者施

役君子小人物有章服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林威儀禮

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

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杜仲虺洵曰湯左相於烏鏖王師遵養時

三

晦杜詩頌篇名鏢美也言美武王能者昧也杜致討

昧武曰無競惟烈杜武詩頌篇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

也杜先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林兵師之

力勤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

失霸不如外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杜非丈

子曰楚歸而動命為軍帥而卒於非夫唯羣子能我弗

為也林中軍佐義子所知莊子杜荀曰此

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坎下坤之臨三兌下坤

初六變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杜此師卦執事順成為臧

按朱子曰
林父只合
發兵不動

石先殺敵
之失先殺
剛愎且有
聽召受誅
命司馬追
斬之可也
然春秋時
無專殺命
卿之法則
委殺于敵
為近之
孔之達曰
要殺于敵
亦罪在元
帥遣司馬
追而殺之
似更近是
○先殺之

逆為否

林凡執事之人順命以成其功則為臧善

眾散為弱

杜坎為眾今變為兌兌柔弱

川壅為澤

杜坎為川今變為兌兌為澤是川見壅

有律以如已也

律法也如從也

法以治人若失法而弱且壅則法將從而加於已矣與

範子不從帥而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者臧且律竭也

爾躬所謂有律以故曰律者臧且律竭也

如已也諸註未是故曰律者臧且律竭也

敗盈而以竭功以竭則敗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得整流則不行之謂臨

臨孰甚焉此之謂矣

杜警戒子之違果遇必敗

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

杜為明年晉韓獻子

子曰疵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

左傳經世鈔

卷八 敗郊三

三

罪在于欲
戰而無備
桓子之罪
在于不德
戰而無備
立難解曰
春秋時
不見專
國卿然
陽之校知
瑩謂假
曰七日不
克必爾取
之是自有
取如之法
矣林父安
得從妻先
殺于敵耶

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杜今鄭屬楚事

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杜三

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

于邲杜鄭北地林沈尹將中軍杜沈或作寢寢縣也

是子重將左子反杜公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

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杜參伍奢

欲杜大約賢者必愛民而惡兵故桓曰昔歲入陳今茲入

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杜言食其肉

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

丘雖弄曰
能于伍參
相照一徇
中軍佐而
敗一聽雙
人而勝作
者兩為煎
顧精神方
是良史大
曾次大手
華
晉楚爭鄭
鄭夷實花
晉然楚莊
破鄭可以

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杜迴車南鄉。杜伍參言於王曰。

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林言林父林其佐先穀剛愎。皮

反。杜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林其上中下

專其所行，聽而無上。眾誰適？丁歷從。帥先穀不用命，故三

不得專行，則軍士雖欲聽而無上。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

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令尹

則竟南轅。王病之，必告令尹而改北。次于管以待之。晉

師在敖苦交之間。杜榮陽京縣東北有管城，管叔所

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

三
卷
臣
上
宣
一
改
部
四
三

滅鄭而合
之所當終
莊王之世
畢志服於
者也與與
楚盟而通
通晉師特
首鼠之見
可謂負重
矣禍連延
有自來矣

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

林鄭師為

晉後繼楚師必敗。弇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

之樂武子

杜樂

曰：楚自克庸以來

杜在文

十六年其君無日不

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

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

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

扶粉反

冒簞

必路藍

纒以啓山林

杜

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簞路柴車藍纒

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或曰藍纒

衣破而纒。藍然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

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

楚我由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古曠反。杜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姜希轍曰。按周制。車十五乘爲大。偏二十五人。爲兩。以舊偏法論之。

一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人之兩也。蓋楚一車兼周

兩車。人數周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五十人。

此說見唐太宗李靖問對注疏說誤。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

於昏。林每曰。右廣雞鳴而初駕。馬數其時刻。至日向內。中而止。左廣則代而受之。至于日入昏黃而止。

官序當其夜。杜內官近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

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杜師叔潘廕爲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

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

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

屬又何俟。必從範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杜知季莊子也。原趙

同屏趙括趙莊子。杜趙曰：樂伯子。杜武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

杜實猶楚少宰。杜官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

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杜二先君楚將鄭是訓定。豈

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

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

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杜謂伺候敢拜君命之辱。燕

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

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

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

右以致晉師杜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許伯

曰吾聞致師者林此言御車之道御靡旗摩壘而還杜靡旗

也摩近樂伯曰吾聞致師者林此言乘車之道左射以敢杜反側留

左車左也矢之善者蔽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尺弔鞅而還杜兩

掉正也林自代其御以執轡使御攝叔曰吾聞致師者

下車飾馬正鞅以示閒暇而還林車右入敵人之

致師之道林此言車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營壘折馘取其左

耳執俘取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杜張

從旁夾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任安世曰此射法也三

左傳經世鈔宣卷八敗邲六

只有一矢
故特為難
容以欺敵

傷不過一人其車仍可進追二角並進不可禦矣故於
左角先射其馬馬傷則一車之人皆不能進而左角自
退然後從容以射右角之人而右角亦退故逐者惟有
中路之鮑癸耳且射馬易於射人急忙中先其易者以
少其角不能進矢一而已林樂伯矢盡麋興於前射麋
敵麗龜杜麗著也龜背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
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林蓋射麋以
善言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杜
求免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杜
不復晉魏錡魚錡求公族未得杜錡魏犢子欲而怒欲
逐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
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

林父既不能制先穀矣而復使二憾往何哉卻克見及此而不與元帥謀之又何也

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杜潘黨潘命去之趙

旃杜穿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

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杜卻曰二憾往

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

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益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

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

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

不徹警也林諸侯以和好之禮相見君行師彘子不可

杜不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教前杜帥將也覆

設備為伏兵七處

○先叙後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

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杜言魏錡敗者必會幸進之

杜二人雖俱受命而行法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杜

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布席坐示無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法為左右右廣雞鳴而

所畏也林乘廣兵車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

駕日中而說舒銳反杜舍也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杜楚王更

各有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

搏之得其甲裳杜得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

軫徒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

反車名兵

此時一鼓

以奔楚師
勝負未可

知也古之

都陣亂海

千百中未

有一不赦

者余作

論曰先聲

補濟之術

有可以

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杜元戎
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林二軍爭舟故斫斷手指。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杜言餘軍皆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杜大大夫右拒陳
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杜二子楚大夫
陽縣上唐鄉里○今襄陽府棗陽縣上唐鄉里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

上工專治其少

卷八 跋部八

三

敗者而林
父不知也

此篇專用
開事原微

左傳卷七 宣公十二年

三

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

游闕四十乘。杜補游車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

曰。待諸乎。杜駒伯卻克上軍佐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

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謫生民。不亦可乎。杜

奔為分謫。不戰為生民。○此殿其卒而退。不敗。杜以其

為軍。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

以終。杜戶止也。中易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杜以乘左晉

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杜兵車重楚人甚。其器之脫局。古

反。杜甚教也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杜還便

局車上兵闕也。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旋不進。

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林晉師既出險乃顧楚趙旆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人而慢之。

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走林為能逢大夫晉與其二子乘謂

其二子無顧。杜不趙旆顧曰：趙僂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

尸汝於是。惡旆是已以殺二子為忍授趙旆綬以免。杜綬

樂也以車綬授趙旆。即見旆而不授綬亦可明日以表尸之。杜表所指皆重

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於耕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杜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廚武子。杜魏御下軍之士多

從之。杜知莊子下毋射抽矢散納諸廚子之房。杜箭廚

二二

人有疎勤
壯生甘子
一櫛者視
其身不若
鼓矣不可
苟射豫君
過攻小人
者不可不
知

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杜蒲楊柳董澤之蒲可勝

既乎杜董澤晉澤名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

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

子穀臣杜楚王子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郟杜鄭

河南鄭晉之餘師不能軍杜不能宵濟亦終夜有聲杜

其兵衆將丙辰楚重至於郟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

曰君盍築武軍杜築軍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杜京大

也積尸封土其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

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杜文也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

蘇王詩語
幾于王者
蓋高出經
文之上

載輯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

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

杜武頌篇名耆致也言

其三

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

杜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

使天下歸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

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

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

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

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

杜危

而安人之

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

左傳經世鈔

卷八 戰邲十

天

地中俞開
略斷錢
八教林文
一段大鐵
論

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林告服鄭勝
先君而已。蓋古者出軍必載遷廟之主以行。今古者明
作先君宮告成事謂祭告所載主於宮中而已。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
以懲淫慝。杜鯨鯢大魚名以喻今罪無所。杜晉罪無而
民皆盡忠。以效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
宮告成事而還。杜傳言楚莊有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
師。林石制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杜
臣及子服。杜石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
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

公喜而後
 可知也不
 覺其見于
 色曰莫余
 毒也已不
 覺其出于
 口寫出憂
 危後一段
 驚喜悽偉
 之情活活
 無見

如楚杜為十四年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

貞子杜士渥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杜在僖公

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

得臣杜子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沉國相乎及楚殺

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杜成王是晉再克而楚

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杜成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

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

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杜林父

不當殺者全在此不然徒欲收後效而喪師一切可救

則國無復律矣數語可為千古赦罪之法○先穀旃錡

三人不殺。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
可謂無法。復其位。

魏禧曰一篇叙事是零零碎碎到末却以七德及免
林父作二大段文字收拾古文或前散後整或前整
後散多用此法

丘維屏曰此文如高山大川雄偉中自有神工結聚
處評者以碎而完板而靈言之所見小矣○看他兩
國收處楚最得勝收在不築京觀晉最敗收在不殺
林父俱轉換乾坤處

楚圍宋

楚子使申舟

杜即無畏

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

于宋而徑不過

其地也

亦使公子馮

皮冰反

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

諸之役惡宋

杜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

曰鄭昭宋聾

杜昭明也聾暗

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

杜犀

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申舟知宋之必殺已而王強使之以死雖怒而圍宋何益於舟徒殺一臣殃兩國

鄙我之亡

之民而已莊王於

是乎失道矣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

我之亡實禍也理甚

鄙我也鄙我亡也

杜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

殺其使者必伐我伐

易明特宋以憤怒而

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

室直結皇杜寢門闕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

林蒲胥楚市名皆言其速也秋九月楚子圍宋十五年春宋人使樂

嬰齊告急於晉林楚自前年秋晉侯欲救之伯宗杜晉

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林捶馬不及

當擊也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

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詬天之

道也杜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為說小惡不損大德之

用以勢則不敵以理則當救故爭長諸侯則以養晦

恤民之義為主若救患踐信則成敗非所預計矣是故

自是名鄭可也達識特不當言於此時耳君其待之傅遜

之國宋九月於茲不惟宋憊楚亦兵罷食盡而將去矣
晉求此時合諸侯悉師以撼之未必無功而伯宗願使
其君懷安而甘心於不競乃更謬為晉師悉起之言以誤宋甚矣乃止使解揚如宋使

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

賂之使反其言杜反言不救不許三而許之先不許而後許

矣人知其以知成忠而不知其以忠成知登諸樓車使

也且強而後許則反言亦不為失信矣呼宋人而告之杜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林解揚既見宋人遂以晉軍悉

師將至之命致之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

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

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

左傳經世鈔註 卷八 楚圍宋二 三

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
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成○無○賈○于敏反又○可○賂○乎○臣○之○
許○君○以○成○命○也○杜成其成○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
臣○下○臣○獲○考○以見殺為考終命妙古也又○何○求○楚○子○舍○
之○以○歸○林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杜在宋積九月申○犀○
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成○而○不○敢○廢○王○命○林無畏
君前臣名王○棄○言○焉○主○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
故名其父者○宋○必○聽○命○從○之○杜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宋○人○
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

出相見子
 反曰子之
 國何如元
 以病公子
 反曰意甚
 矣通鑑然
 吾聞之聞
 者相馬而
 抹之使肥
 者原其是
 何子之情
 也筆元曰
 吾聞君子
 見人之厄
 則矜之小
 人見人之
 厄則幸之
 吾見子之

病告

杜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錫
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

得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

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林子反

初又聞其辭強故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

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賴韋曰觀楚築室反耕猶未得取宋要領古人尚有

唱籌量沙以誤敵者今欲劫子反而乃以病告不大

失乎卒以退師全國何哉蓋宋之危迫雖微元之告

楚亦可意而知使元乘劫制之勢張宋之威以恐喝

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諾勉之有七日之糧而歸去不勝而去而歸去而去之以告莊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遂去之

左傳經世金鑑卷八

子反于反即懼而與盟既盟之後各歸其軍元復能制其死命乎即殺子反而益楚怒無補於宋之亡故為華元者惟有以病告耳宋既病而猶不肯為城下之盟則人必有致死之心夫以將死之人而懷必死之志楚雖強安能敵之子反知宋病而必不可取華元之情實而勢偏情實則動勢偏則懼安能不退師三十里而與之平哉燭之武告秦師亦不以亡鄭為諱是故以情實為濟變之方者變之正而實變之變者也

丘維屏曰傳于楚莊圍宋之初三志其勃然之狀氣
槩英武可以想見然須看其解揚以執信欺之而舍
而弗殺華元以登牀劫之而退而與平乃真英雄舉
動也

彭家屏曰解揚曰歾而成命下臣獲考是以見殺爲
考終命也晉劉沈曰蒞醢之戮其甘如薺是以見殺
爲如獲甘旨也語皆奇創激烈足以感發後人

晉滅潞敗秦

潞子嬰兒之夫人

杜潞赤狄之別種子爵嬰兒名○今潞安府潞城縣

晉景公之

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

杜酆舒相

晉侯將

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

杜雋絕異也

不如待

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

一也者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

杜仲章潞賢人也黎

彭士望曰左氏借雋才二字發揮世十

氏黎侯國○棄賢人亦為致伐之罪妙禹數有苗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故晉殺寶華而孔子反白公殺管齊

分深刻痛快正是十分提醒愛惜

脩而沈諸梁八賢人之係於人國如此○棄賢奪虐我地應為兩罪而此并言之者豈二事原相關耶

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

彭云雋才行徑

怙其雋才而不以茂

德茲益罪也。

此知果論智伯五賢一不仁同

後之人或者

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

杜審其政令

若之何待

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

林謂狄有辭也

而討焉毋乃不

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

又以衆字陪才說妙

商紂由之故滅

天反時爲災。

杜寒暑易節

地反物爲妖。

杜群物失性

民反德爲亂

亂則妖災生。

林人有禍亂故群物失性之妖寒暑失節之災並生

故文反正爲之

盡在狄矣。

林文字反其正則爲之字災妖亂變之理盡在狄矣

晉侯從之六月癸

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

潞罪在鄆舒反滅潞何耶晉人亦

借舒以奪人國耳與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楚莊之討夏氏異矣

左史好徵鬼神夢兆之事雖極誕怪讀之自覺可笑可信自三國志後諸誌怪者但覺是小說中話兩令人厭而疑之此可辨古今人筆力優劣所

彭云雋才結局。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杜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杜略取也。稷晉地。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

距秦而東行。定狄地。○秦伯親伐晉。可謂大敵。見臨而大師乃略狄。只遣偏師。應之兵法。所謂知己知彼也。亦見間諜之精。立黎侯而還。杜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及雒。杜晉地。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

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杜武子魏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鍾惺曰。必嫁是。

一情字往來于彌留之際。顆以治亂二字分解之。甚妙。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丘維屏曰。治亂二字為千古孝子開兩大路。其功不小。○禧按。孝及輔氏之役。顆經從父之命。豈得為孝。已暢發此旨矣。

卷之五
三

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

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杜而爾用先人之治命余

是以報杜傳舉此以示教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

士伯杜子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

喪伯氏矣杜伯桓子宇邲之敗晉侯羊舌職杜叔說是

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杜周書康

能用可用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

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

也杜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率是道也其何不

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

濟丘維屏曰如此用賞意思
最淡長左傳亦縷縷不休

會于斷道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

杜微召也欲

齊頃公帷婦人

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

林惟悞帝也穀梁謂婦人乃蕭同叔子頃公之母杜

克跛而登階故笑之

彭士望曰公穀俱極力描寫左

只一登字畫出跛神不覺失笑○又云左氏每紀此等

以見嬉笑怨毒之甚獻子怒

即郤出而誓曰所不此報

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

無復命矣

杜樂京廬郤克之介

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

許請以其私屬文弗許

杜私屬家衆也為成二年戰于

政有以

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

杜晏弱桓子

左傳

宣公八年會于斷道

三

執二子於
三地豈來
有先後隨
而至而執
之耶

跡與職由
之對楚同

卷十七 晉書 三十一

故使四子杜及欽孟高固逃歸杜聞卻杜夏會于斷道杜晉

討貳也盟于卷楚杜即杜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杜地

河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溫杜苗賁杜扶云皇使見晏桓

子杜責皇楚鬬椒之子楚滅鬬氏而奔晉食杜歸言於晉

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

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杜不見杜故不

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

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歟焉杜寧

而歸歟杜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

於晉

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

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杜反者高固謂不當來之辭而害來。

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杜緩不拘執使得

能脩禮諸侯所以貳。○不明遣之以謝齊而緩之使逸

可笑我甚。○三子之逸亦是庸人觀叔孫豹之執便見

秋八月晉師還。林君行師從故斷范武子將老。杜老致

受隨故曰隨武子復召文子。杜士會之曰燮乎吾聞之。

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杜易也詩曰。杜詩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

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

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勇。

直是乎。杜勇反。

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二三子，唯敬身，歷世故，出入智術，之久而後知此，語非迂非泛也。

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魏禧曰：凌氏謂武子假郤克之權以逞志，懼其逼已耳。所謂善自爲謀而非忠於謀國者，然其逞志不過伐齊伐大國以立威，在當時不以爲害國也。故假之權則怒洩於齊，不假之權則怒齊之憤不洩而亂生於內矣。人處事勢有不得不如此者，慎毋執中正硬板道理以責備古人而使後人無所依據也。

孔之達曰克序當爲政武子即抑之使不伐齊徒俾其蓄憾於我而終不能使之不伐且邲之戰武子將上軍卻克佐之中軍下軍皆敗上軍獨全武子蓋稔知克之能足以濟事必不致忿兵辱國也特以伐齊報私忿身秉國政而徇人之私義所不出故置身事外以聽其所爲耳其後卻克爲政晉伐齊齊侯與晉盟於緄以太子疆爲質而遂罷兵及鞏之役乃因齊數侵伐魯衛魯衛各來乞師克操必勝之勢與二國共奮效力非妄以忿兵加人而倖功者然則使逞其

志必如郤克而後可非郤克則不可也蓋加於子文
一等矣

歸父奔齊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杜歸父杜歸父欲去三桓以

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杜冬公薨杜不幸

當有洩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的立庶以失大援

者仲也夫杜通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

大援也杜季文子怨歸父欲去三桓故借此以為之罪

○文子本欲借題以去歸父又將前秋逆事推卸乾淨

一舉兩得後世巧猾老宦每能如此文子三臧宣叔怒

思後行當以是也然此事豈可聽人所使耶臧宣叔怒

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杜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

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已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遂逐

王專聖世少宣卷八歸父奔齊

東門氏

杜氏之黨也自昔強臣欲除異已者必有奸人左

右之○始之正言以自表既之助子家杜歸還及筭魯

惡以奉勢後世朝臣亦多如此

壇善帷復命於介杜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既復命袒

括髮林袒衣以麻約即位哭三踊而出杜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

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魏禧曰歸父遭逐而有禮不亂不懾所以可法○凡

父歾而其信用之人非有大惡不可忍則必從容以

禮去之宣公未殯而成公遽逐其使可謂忍矣穀梁

以為悖父胡氏以為忘父允當然其權在行父宣叔

當非成公所得主也

孔尚典曰欲去三桓而洩其謀內無心腹輔佐君側輕身聘晉即令公不薨亦將有內亂而挾君以逐東門氏者嘗疑宣公之歿或亦季文子臧宣叔弑之觀公薨而即言於朝以逐東門氏是其處心積慮者久矣

左傳經世鈔卷之八終